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清平山堂話本 快嘴李翠蓮記

入話：出口成章不可輕，開言作對動人情；
雖無子路才能智，單取人前一笑聲。

此四句單道：昔日東京有一員外，姓張名俊，家中頗有金銀。所生二子，長曰張虎，次曰張狼。大子已有妻室，次子尚未婚配。本處有個李吉員外，所生一女，小字翠蓮，年方二八。姿容出眾，女紅針指，書史百家，無所不通。只是口嘴快些，凡向人前，說成篇，道成溜，問一答十，問十道百。有詩為證：

問一答十古來難，問十答百豈非凡；
能言快語真奇異，莫作尋常當等閒。

話說本地有一王媽媽，與二邊說合，門當戶對，結為姻眷，選擇吉日良時娶親。三日前，李員外與媽媽論議，道：「女兒諸般好了，只是口快，我和你放心不下。打緊她公公難理會，不比等閒的，婆婆又兜答，人家又大，伯伯、姆姆，手下許多人，如何是好？」媽媽道：「我和你也須吩咐她一場。」只見翠蓮走到爹媽面前，觀見二親滿面憂愁，雙眉不展，就道：

「爺是天，娘是地，今朝與兒成婚配。男成雙，女成對，大家歡喜要吉利。人人說道好女婿，有財有寶又豪貴；又聰明，又伶俐，雙六象、棋六藝；吟得詩，做得對，經商買賣諸般會。這門女婿要如何？愁得苦水兒滴滴地。」

員外與媽媽聽翠蓮說罷，大怒曰：「因為你口快如刀，怕到人家多言多語，失了禮節，公婆人人不喜歡，被人笑恥，在此不樂。叫你出來，吩咐你少作聲，顛倒說出一篇來，這個苦恁的好！」翠蓮道：

「爺開懷，娘放意。哥寬心，嫂莫慮。女兒不是誇伶俐，從小生得有志氣。紡得紗，績得苧，能裁能補能繡刺；做得粗，整得細，三茶六飯一時備；推得磨，搗得碓，受得辛苦吃得累。燒賣匾食有何難，三湯兩割我也會。到晚來，能仔細，大門關了小門閉；刷淨鍋兒掩廚櫃，前後收拾自用意。鋪了牀，伸開被，點上燈，請婆睡，叫聲『安置』進房內。如此伏侍二公婆，他家有甚不喜歡？爹娘且請放心寬，捨此之外值個屁！」

翠蓮說罷，員外便起身去打。媽媽勸住，叫道：「孩兒，爹娘只因你口快了愁！今番只是少說些。古人云：『多言眾所忌。』到人家只是謹慎言語，千萬記著！」翠蓮曰：「曉得。如今只閉著口兒罷。」

媽媽道：「隔壁張太公是老鄰舍，從小兒看你大，你可過去作別一聲。」員外道：「也是。」翠蓮便走將過去，進得門檻，高聲便道：

「張公道，張婆道，兩個老的聽稟告：明日寅時我上轎，今朝特來說知道。年老爹娘無倚靠，早起晚些望顧照！哥嫂尚有失禮處，父母分上休計較。待我滿月回門來，親自上門叫話。」

張太公道：「小娘子放心，令尊與我是老兄弟，當得早晚照管；令堂亦當著老妻過去陪伴，不須掛意！」

作別回家，員外與媽媽道：「我兒，可收拾早睡，明日須半夜起來打點。」翠蓮便道：

「爹先睡，娘先睡，爹娘不比我班輩。哥哥、嫂嫂相傍我，前後收拾自理會。後生家熬夜有精神，老人家熬了打盹睡。」

翠蓮道罷，爹媽大惱曰：「罷，罷，說你不改了！我兩口自去睡也。你與哥嫂自收拾，早睡早起。」

翠蓮見爹媽睡了，連忙走到哥嫂房門口高叫：

「哥哥、嫂嫂休推醉，思量你們忒沒意。我是你的親妹妹，止有今晚在家中。虧你兩口下著得，諸般事兒都不理。關上房門便要睡，嫂嫂，你好不賢惠。我在家，不多時，相幫做些道怎地？巴不得打發我出門，你們兩口得伶俐？」

翠蓮道罷，做哥哥的便道：「你怎生還是這等的？有父母在前，我不好說你。你自先去安歇，明日早起。凡百事，我自和嫂嫂收拾打點。」翠蓮進房去睡。兄嫂二人，無多時，前後俱收拾停當，一家都安歇了。

員外、媽媽一覺睡醒，便喚翠蓮問道：「我兒，不知甚麼時節了？不知天晴天雨？」翠蓮便道：

「爹慢起，娘慢起，不知天晴是下雨。更不聞，雞不語，街坊寂靜無人語。只聽得：隔壁白嫂起來磨豆腐，對門黃公舂糕米。若非四更時，便是五更矣。且把鍋兒刷洗起，燒些臉湯洗一洗，梳個頭兒光光地，大家也是早起些，娶親的若來慌了腿！」

員外、媽媽並哥嫂一齊起來，大怒曰：「這早晚，東方將亮了，還不梳妝完，尚兀自調嘴弄舌！」翠蓮又道：

「爹休罵，娘休罵，看我房中巧妝畫。鋪兩鬢，黑似鴉，調和脂粉把臉搽。點朱唇，將眉畫，一對金環墜耳下。金銀珠翠插滿頭，寶石禁步身邊掛。今日你們將我嫁，想起爹娘撇不下；細思乳哺養育恩，淚珠兒滴濕了香羅帕。猛聽得外面人說話，不由我不心中怕；今朝是個好日頭，只管都嚕都嚕說甚麼！」

翠蓮道罷，妝辦停當，直來到父母跟前，說道：

「爹拜稟，娘拜稟，蒸了饅頭索了粉，果盒肴饌件件整。收拾停當慢慢等，看看打得五更緊。我家雞兒叫得准，送親從頭再去請。姨娘不來不打緊，舅母不來不打緊，可耐姑娘沒道理，說的話兒全不准。昨日許我五更來，今朝雞鳴不見影。歇歇進門沒得說，賞她個漏風的巴掌當邀請。」

員外與媽媽敢怒而不敢言。媽媽道：「我兒，你去叫你哥嫂及早起來，前後打點。娶親的將次來了。」翠蓮見說，慌忙走去哥嫂房門口前，叫曰：

「哥哥、嫂嫂你不小，我今在家時候少。算來也用起個早，如何睡到天大曉？前後門窗須開了，點些蠟燭香花草。裡外地下掃一掃，娶親轎子將來了。誤了時辰公婆惱，你兩口兒討分曉！」

哥嫂兩個忍氣吞聲，前後俱收拾停當。員外道：「我兒，家堂並祖宗面前，可去拜一拜，作別一聲。我已點下香燭了。趁娶親的未來，保你過門平安！」翠蓮見說，拿了一炷，走到家堂面前，一邊拜，一邊道：

「家堂，一家之主；祖宗，滿門先賢；今朝我嫁，未敢自專。四時八節，不斷香煙。告知神聖，萬望垂憐！男婚女嫁，理之自然。有吉有慶，夫婦雙全。無災無難，永保百年。如魚似水，勝蜜糖甜。五男二女，七子團圓。二個女婿，達禮通賢；五房媳婦，孝順無邊。孫男孫女，代代相傳。金珠無數，米麥成倉。蠶桑茂盛，牛馬挨肩。雞鵝鴨鳥，滿蕩魚鮮。丈夫懼怕，公婆愛憐。妯娌和氣，伯叔忻然。奴僕敬重，小姑有緣。」

翠蓮祝罷，只聽得門前鼓樂喧天，笙歌聒耳，娶親車馬，來到門首。張宅先生念詩曰：

高捲珠簾掛玉鉤，香車寶馬到門頭。

花紅利市多多賞，富貴榮華過百秋。」

李員外便叫媽媽將鈔來，賞賜先生和媒媽媽，並車馬一干人。只見媽媽拿出鈔來，翠蓮接過手，便道：「等我分！」

「爹不慣，娘不慣，哥哥、嫂嫂也不慣。眾人都來面前站，合多合少等我散。抬轎的合五貫，先生、媒人兩貫半。收好些，休嚷亂，掉下了時休埋怨！這裡多得一貫文，與你這媒人婆買個燒餅，到家哄你呆老漢。」

先生與轎夫一干人聽了，無不吃驚，曰：「我們見千見萬，不曾見這樣口快的！」大家張口吐舌，忍氣吞聲，簇擁翠蓮上轎。一路上，媒媽媽吩咐：「小娘子，你到公婆門首，千萬不要開口。」

不多時，車馬一到張家前門，歇下轎子，先生念詩曰：

鼓樂喧天響汴州，今朝織女配牽牛。

本宅親人來接寶，添妝含飯古來留。」

且說媒人婆拿著一碗飯，叫道：「小娘子，開口接飯。」只見翠蓮在轎中大怒，便道：

「老潑狗，老潑狗，叫我閉口又開口。正是媒人之口無量門，怎當你沒的翻做有。你又不曾吃早酒，嚼舌嚼黃胡張口。方才跟著轎子走，吩咐叫我休開口。甯能住轎到門首，如何又叫我開口？莫怪我今罵得醜，真是白面老母狗！」

先生道：「新娘子息怒。她是個媒人，出言不可太甚。自古新人無有此等道理！」翠蓮便道：

「先生你是讀書人，如何這等不聰明？當言不言謂之訥，信這虔婆弄死人！說我婆家多富貴，有財有寶有金銀，殺牛宰馬做茶飯，蘇木檀香做大門，綾羅緞匹無算數，豬羊牛馬趕成群。當門與我冷飯吃，這等富貴不如貧。可耐伊家忒恁村，冷飯將來與我吞。若不看我公婆面，打得你眼裡鬼火生！」

翠蓮說罷，惱得那媒婆一點酒也沒吃，一道煙先進去了；也不管她下轎，也不管她拜堂。

本宅眾親簇擁新人到了堂前，朝西立定。先生曰：「請新人轉身向東，今日福祿喜神在東。」翠蓮便道：

「才向西來又向東，休將新婦便牽籠。轉來轉去無定相，惱得心頭火氣衝。不知哪個是媽媽？不知哪個是公公？諸親九眷鬧叢叢，姑娘小叔亂哄哄。紅紙牌兒在當中，點著幾對滿堂紅。我家公婆又未死，如何點盞隨身燈？」

張員外與媽媽聽得，大怒曰：「當初只說要選良善人家女子，誰想娶這個沒規矩、沒家法、長舌頑皮村婦！」

諸親九眷面面相覷，無不失驚。先生曰：「人家孩兒在家中慣了，今日初來，須慢慢的調理她。且請拜香案，拜諸親。」

合家大小俱相見畢。先生念詩賦，請新人入房，坐牀撒帳：「

新人挪步過高堂，神女仙郎入洞房。

花紅利市多多賞，五方撒帳盛陰陽。」

張狼在前，翠蓮在後，先生捧著五穀，隨進房中。新人坐牀，先生拿起五穀念道：「

撒帳東，簾幕深圍燭影紅。佳氣鬱蔥長不散，畫堂日日是春風。

撒帳西，錦帶流蘇四角垂。揭開便見嫦娥面，輪卻仙郎捉帶枝。

撒帳南，好合情懷樂且耽。涼月好風庭戶爽，雙雙繡帶佩宜男。

撒帳北，津津一點眉間色。芙蓉帳暖度春宵，月娥苦邀蟾宮客。

撒帳上，交頸鴛鴦成兩兩。從今好夢葉維熊，行見蟠珠來入掌。

撒帳中，一雙月裡玉芙蓉。恍若今宵遇神女，紅雲簇擁下巫峰。

撒帳下，見說黃金光照社。今宵吉夢便相隨，來歲生男定聲價。

撒帳前，沉沉非霧亦非煙。香裡金釧相隱映，文簫今遇彩鸞仙。

撒帳後，夫婦和諧長保守。從來夫唱婦相隨，莫作河東獅子吼。」

說那先生撒帳未完，只見翠蓮跳起身來，摸著一條麵杖，將先生夾腰兩麵杖，便罵道：「你娘的臭屁！你家老婆便是河東獅子！」一頓直趕出房門外去，道：

「撒甚帳？撒甚帳？東邊撒了西邊樣。豆兒米麥滿牀上，仔細思量象甚樣？公婆性兒又莽撞，只道新婦不打當。丈夫若是假乖張，又道娘子垃圾相。你可急急走出門，饒你幾下擀麵杖。」

那先生被打，自出門去了。張狼大怒曰：「千不幸，萬不幸，娶了這個村姑兒！撒帳之事，古來有之。」翠蓮便道：

「丈夫，丈夫，你休氣，聽奴說得是不是？多想那人沒好氣，故將豆麥撒滿地。倒不叫人掃出去，反說奴家不賢惠。若還惱了我心兒，連你一頓趕出去，閉了門，獨自睡，晏起早眠隨意。阿彌陀佛念幾聲，耳伴清寧到伶俐。」

張狼也無可奈何，只得出去參筵勸酒。至晚席散，眾親都去了。翠蓮坐在房中自思道：「少刻丈夫進房來，必定手之舞之的，我須做個準備。」起身除了首飾，脫了衣服，上得牀，將一條綿被裹得緊緊地，自睡了。

且說張狼進得房，就脫衣服，正要上牀，被翠蓮喝一聲，便道：

「堪笑喬才好差，端的是個野莊家。你是男兒我是女，爾自爾來咱是咱。你道我是你媳婦，莫言就是你渾家。那個媒人那個主？行甚麼財禮下甚麼茶？多少豬羊雞鵝酒？甚麼花紅到我家？多少寶石金頭面？幾匹綾羅幾匹紗？鑷纏冠釵有幾付？將甚插戴我奴家？黃昏半夜三更鼓，來我牀前做甚麼？及早出去連忙走，休要惱了我們家！若是惱咱性兒起，揪住耳朵采頭髮，扯破了衣裳抓破了臉，漏風的巴掌順臉括，扯碎了網巾你休要怪，擒了你四鬢怨不得咱。這裡不是煙花巷，又不是小娘兒家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我一頓拳頭打得你滿地爬。」

那張狼見妻子說這一篇，並不敢近前，聲也不作，遠遠地坐在半邊。將近三更時分，且說翠蓮自思：「我今嫁了他家，活是他家人，死是他家鬼。今晚若不與丈夫同睡，明日公婆若知，必然要怪。罷，罷，叫他上牀睡罷。」便道：

「癡喬才，休推醉，過來與你一牀睡。近前來，吩咐你，叉手站著莫弄嘴。除網巾，摘帽子，靴襪布衫收拾起。關了門，下幔子，添些油在晏燈裡。上牀來，悄悄地，同效鴛鴦偕連理。束著腳，拳著腿，合著眼兒閉著嘴。若還蹬著我些兒，那時你就是個死！」

說那張狼果然一夜不敢作聲。睡至天明，婆婆叫言：「張狼，你可叫娘子早起些梳妝，外面收拾。」翠蓮便道：

「不要慌，不要忙，等我換了舊衣裳。菜自菜，姜自姜，各樣果子各樣妝；肉自肉，羊自羊，莫把鮮魚攪白腸；酒自酒，湯自湯，醃雞不要混臘獐。日下天色且是涼，便放五日也不妨。待我留些整齊的，三朝點茶請姨娘。總然親戚吃不了，剩與公婆慢慢嚐。」

婆婆聽得，半晌無言，欲待要罵，恐怕人知笑話，只得忍氣吞聲。耐到第三日，親家母來完飯。兩親家相見畢，婆婆耐不過，從頭將打先生、罵媒人、觸夫主、毀公婆，一一告訴一遍。李媽媽聽得，羞慚無地，逕到女兒房中，對翠蓮道：「你在家中，我怎生吩咐你來？叫你到人家，休要多言多語，全不聽我。今朝方才三日光景，適間婆婆說你許多不是，使我惶恐萬千，無言可答。」翠蓮道：

「母親，你且休吵鬧，聽我一細稟告。女兒不是村夫樂，有些話你不知道。三日媳婦要上灶，說起之時被人笑。兩碗稀粥把鹽蘸，吃飯無茶將水泡。今日親家初走到，就把話兒來訴告，不問青紅與白皂，一味將奴胡斷鬧。婆婆性兒忒急躁，說的話兒不大妙。我的心性也不弱，不要著了我圈套。尋條繩兒只一吊，這條性命問他要！」

媽媽見說，又不好罵得，茶也不吃，酒也不嚐，別了親家，上轎回家去了。

再說張虎在家叫道：「成甚人家？當初只說娶個良善女子，不想討了個無量店中過賣來家，終朝四言八句，弄嘴弄舌，成何以看！」翠蓮聞說，便道：

「大伯說話不知禮，我又不曾惹著你。頂天立地男子漢，罵我是個過賣嘴！」

張虎便叫張狼道：「你不聞古人云：『教婦初來。』雖然不至乎打她，也須早晚訓誨；再不然，去告訴她那老虔婆知道！」翠蓮道：

「阿伯三個鼻子管，不曾捻著你的碗。媳婦雖是話兒多，自有丈夫與婆婆。親家不曾惹著你，如何罵她老虔婆？等我滿月回門去，到家告訴我哥哥。我哥性兒烈如火，那時叫你認得我。巴掌拳頭一齊上，著你旱地烏龜沒處躲！」

張虎聽了大怒，就去扯住張狼要打。只見張虎的妻施氏跑將出來，道：「各人妻小各自管，干你甚事？自古道：『好鞋不踏臭糞！』」翠蓮便道：

「姆姆休得要惹禍，這樣為人做不過。盡自伯伯和我嚷，你又走來添些言。自古妻賢夫禍少，做出事比天來大。快快來了裡面去，窩風所在坐一坐。阿媽我又不惹你，如何將我比臭污？左右百歲也要死，和你兩個做一做。我若有些長和短，閻羅殿前也不放過！」

女兒聽得，來到母親房中，說道：「你是婆婆，如何不管？盡著她放潑，象甚模樣？被人家笑話！」翠蓮見姑娘與婆婆說，就道：

「小姑，你好不賢良，便去房中唆調娘。若是婆婆打殺我，活捉你去見閻王！我爺平素性兒強，不和你們善商量。和尚、道士一百個，七日七夜做道場。沙板棺材羅木底，公婆與我燒錢紙。小姑姆姆戴蓋頭，伯伯替我做孝子。諸親九眷抬靈車，出了殯兒從新起。大小衙門齊下狀，拿著銀子無處使。任你家財萬萬貫，弄得你錢也無來人也死！」

張媽媽聽得，走出來道：「早是你才來得三日的媳婦，若做了二三年媳婦，我一家大小俱不要開口了！」翠蓮便道：

「婆婆休得要水性，做大不尊小不敬。小姑不要忒僥倖，母親面前少言論。嘗些輕事口重報，老蠢聽得便就信。言三語四把吾傷，說的話兒不中聽。我若有些長和短，不怕婆婆不償命！」

媽媽聽了，逕到房中，對員外道：「你看那新媳婦，口快如刀，一家大小，逐個個都傷過。你是個阿公，便叫將出來，說她幾句，怕甚麼！」員外道：「我是她公公，怎麼好說她？也罷，待我問她討茶吃，且看怎的。」媽媽道：「她見你，一定不敢調嘴。」只見員外吩咐：「叫張狼娘子燒中茶吃！」

那翠蓮聽得公公討茶，慌忙走到廚下，刷洗鍋兒，煎滾了茶，復到房中，打點各樣果子，泡了一盤茶，托至堂前，擺下椅子，走到公婆面前，道：「請公公、婆婆堂前吃茶。」又到姆姆房中道：「請伯伯、姆姆堂前吃茶。」員外道：「你們只說新媳婦口快，如今我喚她，卻怎地又不敢說甚麼？」媽媽道：「這番，只是你使喚她便了。」

少刻，一家兒俱到堂前，分大小坐下，只見翠蓮捧著一盤茶，口中道：

「公吃茶，婆吃茶，伯伯、姆姆來吃茶。姑娘、小叔若要吃，灶上兩碗自去拿。兩個拿著慢慢走，泡了手時哭喳喳。此茶喚作阿婆茶，名實雖村趣味佳。兩個初煨黃栗子，半抄新炒白芝麻。江南橄欖連皮核，塞北胡桃去殼粗。二位大人慢慢慢慢吃，休得壞了你們牙齒。」

員外見說，大怒曰：「女人家須要溫柔穩重，說話安詳，方是做媳婦的道理。那曾見這樣長舌婦人！」翠蓮應曰：

「公是大，婆是大，伯伯、姆姆且坐下。兩個老的休得罵，且聽媳婦來稟話：你兒媳婦也不村，你兒媳婦也不詐。從小生來性剛直，話兒說了心無掛。公婆不必苦憎嫌，十分不然休了罷。也不愁，也不怕，搭搭鳳子回去罷。也不招，也不嫁，不搽胭脂不妝畫。上下穿件縞素衣，侍奉雙親過了罷。記得幾個古賢人：張良、蒯文通說話，陸賈、蕭何快掉文，子建、楊修也不亞，蘇秦、張儀說六國，晏嬰、管仲說五霸，六計陳平、李左車，十二甘羅並子夏。這些古人能說話，齊家治國平天下。公公要奴不說話，將我口兒縫住罷！」

張員外道：「罷，罷，這樣媳婦，久後必被敗壞門風，玷辱上祖！」便叫張狼曰：「孩兒，你將妻子休了罷！我別替你娶一個好的。」張狼口雖應承，心有不捨之意。張虎並妻俱勸員外道：「且從容教訓。」翠蓮聽得，便曰：

「公休怨，婆休怨，伯伯、姆姆都休勸。丈夫不必苦留戀，大家各自尋方便。快將紙墨和筆硯，寫了休書隨我便。不曾毆公婆，不曾罵親眷，不曾欺丈夫，不曾打良善，不曾走東家，不曾西鄰串，不曾偷人財，不曾被人騙，不曾說張三，不與李四亂，不盜不妒與不淫，身無惡疾能書算，親操井臼與庖廚，紡織桑麻拈針線。今朝隨你寫休書，搬去妝奩莫要怨。手印縫中七個字：『永不相逢不見面。』恩愛絕，情意斷，多寫幾個弘誓願。鬼門關上若相逢，別轉了臉兒不虧見！」

張狼因父母作主，只得含淚寫了休書，兩邊搭了手印，隨即討乘轎子，叫人抬了嫁妝，將翠蓮並休書送至李員外家。父母並兄嫂都埋怨翠蓮嘴快的不是。翠蓮道：

「爹休嚷，娘休嚷，哥哥、嫂嫂也休嚷。奴奴不是自誇獎，從小生來志氣廣。今日離了他門兒，是非曲直俱休講。不是奴家牙齒癢，挑描刺繡能績紡。大裁小剪我都會，漿洗縫聯不說謊。劈柴挑水與庖廚，就有蠶兒也會養。我今年小正當時，眼明手快精神爽。若有閒人把眼觀，就是巴掌臉上響。」

李員外和媽媽道：「罷，罷，我兩口也老了，管你不得，只怕有些一差二誤，被人恥笑，可憐！可憐！」翠蓮便道：

「孩兒生得命裡孤，嫁了無知村丈夫。公婆利害猶自可，怎當姆姆與姑姑？我若略略開得口，便去搬唆與舅姑。且是罵人不吐核，動腳動手便來拖。生出許多情切話，就寫離書休了奴。指望回家圖自在，豈料爹娘也怪吾。夫家娘家著不得，剃了頭髮做師姑。身披直裰掛葫蘆，手中拿個大木魚。白日沿門化飯吃，黃昏寺裡稱念佛祖念南無，吃齋把素用工夫。頭兒剃得光光地，那個不叫一聲小師姑。」

哥嫂曰：「你既要出家，我二人送你到前街明音寺去。」翠蓮便道：

「哥嫂休送我去，去了你們得伶俐。曾見古人說得好：『此處不留有留處。』離了俗家門，便把頭來剃。是處便為家，何但明音寺？散淡又逍遙，卻不倒伶俐！不戀榮華富貴，一心情願出家，身披一領錦袈裟，常把數珠懸掛。每日持齋把素，終朝酌水獻花。縱然不做得菩薩，修得個小佛兒也罷。」

新編小說《快嘴媳婦李翠蓮記》終。